

畿輔民力已竭疏

喻安性

再陳轉運未盡事宜疏

李汝華

遼警驚心國勢燒眉疏

江日彩

痛辨誣枉疏

李暉

東夷西虜合謀疏

黃嘉善

卷四十三

庚申仲夏

敬陳遼左事宜疏

姚宗文

奉旨訪問疏

姚宗文

六逆五盡二反一順疏

林一柱

遼左將帥同盟文武和番疏

熊廷弼

時變需人至急疏

馮嘉會

敷陳未見疏

李自用

援兵逃伍究肅軍紀疏

董元儒

卷四十四

庚申季夏一

處置逃兵疏

薛鳳翔

膠昌海道通行疏

王在晉

敬陳救遼機宜疏

王命璿

與各衙門書

熊廷弼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恩賚慰勞官兵疏

熊廷弼

究處脫逃援兵疏

文球

逆奴辱國敷天同仇疏

姚思仁

發帑加銜疏

薛鳳翔

申飭僱運之法疏

李長庚

思協力以圖雪恥疏

楊光夔

卷四十五

庚申季夏二

憤辱徒空雪恥未實疏

左光斗

補道臣發兵將疏

陳王庭

乞大頒恩賚疏

周永春

嚴申無甘僇辱之旨疏

楊漣

逆酋侮慢難堪疏

劉有源

速催總兵疏

文球

振積弛修實政疏

黃嘉善

瀆忽被兵遼難獨守疏

官應震

台詞懇點邊道疏

黃嘉善

海運增煩財力大匱疏

李汝華

外侮難甘自振宜力疏

李若珪

逃兵拒捕殺人疏

姚思仁

卷四十六

庚申孟秋

謹陳舊事以備省覽疏

周炳謨

申飭僸運之法疏

李汝華

速正逃兵劫殺之法疏

江日彩

議處逃兵以消亂萌疏

王象恒

採輿論備三韓疏

薛鳳翔

查叅將官規避援兵先後疏

黃嘉善

亟議處置逃兵疏

黃嘉善

亟控逃兵變狀疏

董元儒

備述河東一帶情形疏

熊廷弼

查勘功罪疏

熊廷弼

土兵闕逃地方釀釁疏

文球

挽人心回國勢疏

易應昌

感激思奮以期殲虜疏

陳寅

籌遼碩畫目錄終

籌遼碩畫

目錄

三十八

籌遼碩畫卷之一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遼左情勢危急乞

勅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臣每憤
薊遼之間虜衆驕橫邊臣諱戰頃者中外諸
臣主必勦之議抹馬屬鞬期滅此而後朝食
竊忻然庶幾焉獨審已料敵遼於此時情實
危勢實急臣日夜算此頗熟實惴惴不任憂
懼今中外諸臣第知遼虜爲強矣而強之狀

三
金



籌遼碩畫卷之一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遼左情勢危急乞

勅當事諸臣務求戰守長策以存孤鎮事臣每憤
薊遼之間虜衆驕橫邊臣諱戰頃者中外諸
臣主必勦之議抹馬屬鞬期滅此而後朝食
竊忻然庶幾焉獨審已料敵遼於此時情實
危勢實急臣日夜算此頗熟實惴惴不任憂
懼今中外諸臣第知遼虜爲強矣而強之狀

三
金



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也第知遼備爲弱矣
而弱之狀非親歷其地不得而悉也遼西起
山海關東抵鎮江延袤二千三百餘里而臨
海一面不與焉虜酋首以百計控弦數十萬
直前屯者爲賴蟒等酋直寧遠者爲猱兔拱
兔等酋直廣寧者爲小歹青以兒鄧黃台吉
等酋折而西北則虎墩兔憨爲虜王而東西
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
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紗花等酋此河
西三面虜也踰三岔河而東則額伯革打大
成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兒等直遼瀋西
煖兔宰賽等直開原西而北則恍惚太等東
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酋
此河東三面虜也面面環繞如處重圍而三
岔河界遼爲兩段虜又插入其內據其心腹
而居之蓋無地無虜焉往虜故窮餒又馬於
冬春草枯時瘦如柴立故我猶得一間近所
掠人口築板升居之大酋以數千計次千計

又次數百計皆令種地納糧料人馬得食無日不可圖我而又介在平壤無重關峻嶺爲之限隔朝入則朝獲夕入則夕獲蓋無時無虜焉十餘年前土蠻慙動以數萬騎蹂河西無寧歲而河東則奴酋在我卵翼宰賽父中箭死尚孤弱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緩十數年來奴酋宰賽等日益強而河西則虎墩兔慙尚不能統衆插漢諸部貪漢財物不欲利獨歸主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緩頃自搗巢以後不旬餘而警報日夕至河西又急矣開鐵報宰賽調取人馬復圖挾槍而又有拱免調兵之報又有宰酋要會奴兒哈赤同捨北關之報又有虜於近邊雕背山南屯營長亘數里之報而河東又加急矣蓋無地無時而不急虜焉而又則地方居民被虜幾掠盡自關以東至寧遠三百餘里不見村落近廣寧雖稍有村落而三兩落落如晨星自廣寧東至三岔河一百八十里黃沙白

草一望凄然而河東起東昌歷遼瀋開鐵清河寬奠鎮江近邊一帶長亘千數百里盡成甌脫近山者巢居穴處或數里而見一二是屯塞如此其寡少也沿邊墩臺大半坍塌雖有存者又低矮且泥土半砌一掘卽倒每虜入必誠臺軍曰爾勿舉烽舉則殺爾舉早亦殺爾臺軍無以自恃而畏見殺往往待虜槍畢而後敢舉開原起慶雲堡至柴河堡三百餘里墩臺一百二三十座皆棄不守其甌石虜皆拆去爲板升而存者虜反據之以偵我撫順清河寬奠迤東墩臺亦棄去十餘座餘多石堆木架哨軍不敢住壕塹皆淤平不復挑濬而所至城堡更傾圯甚且城多無門又城上不能行人行則扶睥睨而足半垂外每遇收斂屯民畏入堡如入地獄必泣曰與我入堡盡爲虜殺曷若使我四散逃生者往往賄收斂官以脫去爲幸是墩臺壕塹城堡又如此其廢壞也全鎮軍額失亡幾半見在

軍雖八萬餘而有馬者僅十五軍羸馬弱者

又十五度人馬精壯者不過二萬有奇除三

大營已得三分之一其餘又不過一萬有奇

而以守二千數百里之邊散於兩協守七叅

將十二遊擊二十五備守之部下能分幾何

其步軍皆不習弓馬間有打鳥銃者據地按

膝手戰戰然半晌不得入鉛藥及其發也又

東的西向而不一中一切器械皆朽鈍平原

易地宜用輕車火砲火鎗之屬又置不講卽

如開原一道止得大將軍二位昨恐宰酋入

犯始討遼陽大將軍滅虜砲各十餘位暫借

鎮江鉛子一千斤應用夫宰酋爲害非一日

矣而鑄造銃砲鉛子豈是難事蓋遼東邊備

大都若此臣嘗問回鄉人口云夷婦每見虜

去男婦過多必大罵曰你南邊人如何不置

一弓箭與我達子對射我達子也怕性命一

弓箭不直一牛蹄如何捨得人畜千百計而

獨不捨得置一弓箭此雖夷婦妬我婦女之

辭亦遼左軍器一證也而買備馬匹又以子
銀自愚盡將年例馬價留貯廣庫買貨止以
夷馬俵給各道所轄營路邊堡軍士騎操未
經收驗而死已過半及各道自買又限以定
價不得越大氏標下親丁家丁每馬一匹實
價二十兩或十八兩其各營路十二三兩邊
堡十兩又多貨物虛擡及各役侵冒之數價
已半去其實馬亦四選之餘以我下駟當虜
上駟何以禦敵臣嘗思之假如虜犯開藩不
審當先對陣者屬之開藩兵馬乎屬之標下
兵馬乎恐五七百里赴援而虜去幾日矣又
不審近邊趕逐零竊虜者屬之邊堡兵馬乎
屬之標下兵馬乎恐不但無馬趕虜求一快
馬報信亦難得矣是兵馬器械又如此其單
弱而朽敝也遼餉惟家丁差厚其營堡軍士
月止四錢或二錢五分每歲折色四月本色
八月各倉舊儲米豆向因鹽糧援例人等買
票虛出通關情弊以致陳者不出新者不入

汜爛如糞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插和沙土糠
糝等物各軍雖得糧票多不願關領遇有前
項買票者則每票賣銀四五分無則付之水
火而已而折色又假官帳爲將領所扣尅有
經年不得分釐者終歲嗷嗷日見逃竄是軍
士又如此其饑餒而無食也當此無地無時
無不急虜之日而我之屯塞城堡墩臺壕塹
軍馬器械錢糧之類一無足恃於此而欲收
絕漠之功談何容易今之議者不過曰標下
兵馬精壯堪戰耳臣以爲數雖滿萬其實人
強馬壯者不過五六千而止無多也假令虜
以大衆犯河西而出旁枝擾開鐵間不能分
兵越七百里而往援也又令潛師犯遼海而
以虛聲恐我於西不能以大兵空國而東也
又令虜以萬騎犯廣寧綴標下大軍不敢出
以數千騎堵山海關口使薊兵不得東數千
騎攻高平使河東兵不得西而以萬餘騎掠
寧遠廣寧間不能分兵出鎮城一步也二十

三年間虜嘗用此法矣把兔兒以萬騎犯鎮武東綴大兵而卜言台周憇率數萬騎直攻右屯城者六日時幸鎮武捷而西虜氣奪耳不然右屯且被屠又不然虜釋右屯不攻而遍掠村屯寧遠廣寧一帶且無子遺此往事也況薊遼虜情相提而論原自不同賴蟒部落雖近萬其精兵不過三數千騎耳卽糾合插漢而薊地重墉疊障故險甚若使去冬謹守隘口不至疎玩則河流必無失插漢又頓冰雪中無所獲必且悔而大責二酋之長以去去則必不復合而二酋之勢孤二酋且如薊何若插漢一枝則強甚于薊遠而于遼切近薊于賴蟒二酋進足以戰退足以守剿之而得固足除兇剿之不得亦不遺禍而遼于插漢諸酋戰守無據剿之而得則讐殺無已剿之不得則禍未忍言徒甘心于無奈薊何之虜而解腕于無奈虜何之遼臣之于此實所未曉臣伏讀

聖旨今日問罪重在賴蟒二酋其各夷及款虜素不助逆及悔罪自新者俱撫賞如故若爲二賊勾誘效尤同惡戒諭不悛卽將市賞盡革併議剿誅大哉王言旣許之以自新又先之以戒諭所以撫夷狄而安邊人者甚厚使當時誠遣間使宣諭示以

祖宗二百數十年豢養之恩戒勿令助則插漢未必不從賴蟒未必不孤何至怨結兵連以有今日然旣前事矣頃聞當事主兩鎮夾關出

勦之議檄鎮臣西出時鎮臣復從錦州躬擐甲胄遠出境外奮不顧身爲士卒先臣誠服其勇義獨念重兵出塞未應嘗試假令虜今日以數百騎嘗我而大軍出境明日以數百騎嘗我而大軍出境伺我軍且疲且玩而大虜猝至以乘我此再鼓而衰三鼓而竭之時也不可不慮也曩哈流兔之役聞非鎮臣本意今騎虎之勢誠不得下似應養精蓄銳俟虜於境上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俟其至而一

大創之幸而全勝則虜之敗氣數年不復而
我可得數年之安不然而勝負相當則虜亦
懲艾來意且緩而我亦可得一二年之安以
此論首功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以此論戰
功則內在神京外在封疆豈不安攘並收戰
守兩得而境上堂堂正正當場睹面之功比
之出塞不更足以震國威而寒虜膽耶如必
欲主出剿之議必犁庭掃穴而種滅之永絕
禍源然後可不然而今日搗巢明日報復使
軍士暴露不得休男婦奔避不得聚田土拋
荒不得種白肉覺疥徒自患苦耳又況虎穴
既難直探兔窟又復他徙越插漢而遙攻賴
蟒則襲兵在後舍賴蟒而先取插漢則強敵
在前雖勦之而不得也臣願諸臣大樹戰功
於境上而不必再圖出塞以地方徼幸可也
去冬奴酋修築南關舊寨屯軍聚糧意在窺
開原併北關耳昨且有宰賽會搶北關之報
矣猶云以夷攻夷也我不暇顧惟拱兔差使

宰賽等營調兵來往此必欲因西虜之隙度大軍不得東顧而乘此以秋賞挾我不得則大掠我又甚則祖把兔兒之故智合抄花諸酋犯搶遼海一帶張西虜之勢以牽制我昨鎮臣傳箭選兵待調一時道將憂恐無措咸謂不去則懼以違誤軍機獲罪去則空城誰守萬一虜乘虛入一方生靈將何所賴臣曰不妨挑選以應彼急河東河西俱是撫鎮地方有事無事俱是撫鎮責任彼中自有調度

諒無他虞顧臣雖謾應之而心實恐恐念寧遠一帶地方空曠猶野無所掠而遼海屯聚頗多虜自十八年大獲而後常有垂涎之意不可不防也今河東之兵似難輕動河西之兵又難獨支卽薊以偏師來援亦復不濟近該薊鎮選得精銳二萬七千餘人以備征戰又此時各處修防兵計且雲集塞下宣延四鎮兵亦且至其兵力頗厚臣謂此時督臣當提重兵移駐山海關適中調度薊急則援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遼急則援遼而薊鎮撫臣則移駐東西協之間
宣昌鎮總兵移駐昌薊之間宣鎮總兵移駐
宣昌之間以成犄角之勢而遼左撫鎮則以
全力照管兩河東西間而無致有顧此失彼
之患可也顧臣所尤慮者不獨在強虜而又
在餓軍何也遼軍自東征騷擾以來復遭高
淮毒虐離心離德爲日已久今又驅饑寒之
衆置之鋒鏑之下憤怨之極勢且離叛嘗密
聞外間人言向特怕虜殺我耳今聞虜築板

升以居我推衣食以養我歲種地不過粟一
囊草數束別無差役以擾我而又舊時虜去
人口有親戚朋友以看顧我我與其死於饑
餓作枵腹鬼死於兵刃作斷頭鬼而無寧隨
虜去猶可得一活命也不祥之語以爲常談
而近益甚洵洵皇皇莫保旦夕及今不爲設
法處餉速行救濟直待一旦內潰爲夷狄驅
而噬臍無及矣該鎮上年分京民二運糧餉
尙欠四十四萬有奇撫臣具疏催討該部悠

籌邊碩畫 卷之一
悠不行處解近復有借發帑金之疏浹旬以
來未否

皇上省覽惟節見兵部題發薊鎮軍餉先蒙

聖旨允發太僕寺馬價銀五萬兩昨復蒙允借太
僕馬價十萬兩戶部奏處十萬兩解給該鎮
是已洞鑒邊警之甚急而軍餉之委不可緩
矣倘蒙俯念遼鎮危急借發帑金聽該部如
數扣還誠爲便益如或未蒙俞允乞比照薊
鎮事例借發太僕寺馬價十萬兩該部奏處

十萬兩速解遼鎮以救一時燃眉之急不然
而遼軍自東征稅監相繼騷害苦倍于薊本
折銀糧向無實惠窮倍于薊平地守禦寄命
虜口危倍于薊該部額餉十欠其七多倍于
薊墻垣不守遺寇門庭重倍于薊鼓譟數見
易與爲亂驕倍于薊以種種倍薊之情而當
憤憤報讐之虜此莫非軍士而我之糧餉獨
少獨遲顧若此蓋從古以糧賞不均之故彼
此相形而激變者亦多矣是可不爲之深憂

耶臣又願

皇上責成部寺諸臣無急辦而緩遼無救辦而棄遼一視同仁尅期給發以定人心而無致有內潰之禍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亟下該部議覆施行而至於臣前所言墩壕城堡軍馬器械倉糧等項一壞至此

皇上見之必有惕然心動者夫拯焚拯溺此何等時而事體久壞於因循人情每推夫時勢略刪舊套全欠新圖卽如軍馬一節臣曾疏革

羨餘爲補軍計矣而軍未見補也曾疏劾馬價爲買馬計矣而馬未見買也臣初以爲無軍無馬耳及問地方官軍皆云軍在各千百戶名下多賣放及勢豪所霸占若上司肯爲印官作主不聽其誣捏則久者可勾十之四五近者可勾十之七八未嘗無軍也又云近因營堡專靠夷馬俵給土產者無所售盡與朝鮮貿易每月中江九市每市二三十匹歲過朝鮮者約二三千匹未嘗無馬也由此以

推遼左雖是在在凋殘件件狼狽然尋頭覓
緒隨事設法豈遂不可下手而在事諸臣每
遇難阻滯礙之處輒姑置之不欲問嗟夫時
至今日顧安得見成事體而使我安然坐享
耶補偏救弊革故鼎新及今圖之已覺其晚
若復不圖數年之後奴酋愈加強盛妄萌故
業之思虎墩兔愁能統大眾再踵祖父之惡
東馳西擾有雖欲爲之而不得者矣近見本
兵新任條陳內單舉實遼左一款蓋真見情
勢之危急有不得不急爲之所者伏懇

天語叮嚀嚴行申飭在事諸臣速將前項着實料
理事事見新無徒咨頭過身以偷旦夕仍倣
漢廷詔問趙克國屯田故事

勅問督撫諸臣額伍作何勾填戰馬作何買補軍
兵作何訓練器械作何製造城堡墩壕作何
修治戶口作何充實屯塞作何團保棄田作
何墾種屯田鹽法作何清理牧馬驛遞作何
調停何事冗濫可以裁革何軍孤危可以增

添一切興革事宜多方諮諏會議妥確逐款
登對伏候

聖奪而又定之以規則程之以限期載之以考成
久之以事任爲期於必成而無畏難苟安以
隳底績謀期於久遠而無支吾目前以飭近
功則事有責成人無推卸三五年後廢墜不
起治化不新元氣不實威武不壯而夷狄不
畏服者臣不信也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狡酋近狀叵測乞酌東
西情勢審進止以伐虜謀事今三月初五日
東虜奴兒哈赤差部夷干骨里牧牛二夷齋
印信公文二角俱爲下情事一稱裏邊如要
張其哈喇佃子須有

皇帝印信公文與我卽行送進以討陞賞一稱北
關那林孛羅與西虜做親同心作害捨開原
地方又順帶西夷赴市買賣這二心賊夷臨
近居住不得安穩你天兵我夷兵夥同趕他
遠處去罷有西虜兵馬我奴阻黨有開原往

南到江沿爲止邊界地方我奴一心主正看
守等情到臣臣不勝駭愕卽以大義諭之曰
海西與爾建州俱是二百數十年忠順夷人
原無罪過何故趕逐縱有罪過中國自興問
罪之師何需爾兵且中國天覆地載似此忠
順屬夷倘被別部侵害尚當扶持何忍自加
之兵干骨里卽問臣有人侵害北關裏邊還
顧他麼臣謂如何不顧譬爾奴酋被人侵害
我中國念爾忠順豈忍坐視昔朝鮮爲倭所
逐我中國不惜數十萬兵馬往援以復其國
者此奴酋之所知也歸語奴酋毋得妄生他
念二夷遂唯唯辭去及初六日又據廣寧備
禦鄒儲賢呈爲拿獲奸細事內稱盤山驛捉
獲夷人一名番谷係奴兒哈赤下部落供稱
正月內奉奴酋差遣因新撫鎮初臨奴酋畏
懼興兵征剿差本夷粧扮漢人網帽襖袴鞋
鞮使人不疑往裏探聽臨行又屬付有人識
出你只說是降夷吳把太一枝密來投奔夷

主恐怕關口挈著送回夷寨加害等語隨拘夷官吳把太卽王盡忠面相質證原不相認細加嚴審方纔供吐是奴酋部落彼酋見有精兵二三萬又西虜失勒指帶領部兵一百家蚤投建州住牧奴酋又曾合騷達子約於朝貢夷人回巢畢日興兵犯搶故叫本夷前來探聽裏邊兵馬消息又稱同行夷伴有名忽失塔者前後差來在河東打探約說他先去報信不知去否等情到臣臣又不勝駭愕除檄行道將一面密加哨探一面整飭武備仍戒令勿自張皇以速其釁外及二十日臣閱視至瀋陽復據開原兵備副使石九奏稟稱職數日內偵得建夷情形或二三百一營或一二百一聚俱散布猛酋舊寨叩之云我都督與二都督速兒哈赤近日不睦恐二都督走投北關令我們在此防範職蓋有以料奴酋矣旬日前職聞奴酋因修自己寨城怪速酋部下不赴工問其故則云二都督將欲

另居一城也。奴酋怒甚，將速酋之中軍並其
心腹三四夷，立炮烙死，仍拘繫速酋如囚。今
且聲言防其逸，投北關也。狡哉！奴賊百計以
圖北關而不得，則爲此內應外合。夫此賊方
蓄異，豈肯自殘手足？卽自殘，豈肯急自宣揚
職諭北關業有所以待彼等情。到臣臣益不
勝駭愕。噫！奴酋豈嘗須臾忘遼耶？奴酋不忘
遼，其肯須臾忘北關？奴酋之計，豈不以爲吾
欲圖遼而不合西虜之勢，則恐已之獨力未
必速得志於遼？遼未可圖也。吾欲合西虜而
北關爲之中梗，不啻而噤之。西虜未可合也。
吾欲併北關而遼無事，遼無事則能爲北關
援。而且議吾後北關未可圖也。是故數年以
來，子女財帛所以蠱惑西虜者，無所不至。所
以挑剔西虜使其讐北關而怨我中國者，亦
無所不至。竊竊焉，惟恐西虜與我兵端不開
而彼不得乘機以爲所欲爲。自去春有慶雲
之役，而河東之兵端開矣。去冬有哈流鬼之

役而河西之兵端開矣兵端一開因而乘西
虜恨我之卻以合西虜因而乘我有西虜之
急以併北關而圖我將無所不得志焉而奴
酋就中取事欲收漁人之利矣夫人方欲收
漁人之利而我且爲鵠爲蚌與強盛莫當之
虜爭一旦之命不勝則禍且目前勝則我力
已敝而奴酋乘其後其庸有濟哉自補漢聚
兵報讐初得此報人皆爲河西危而臣獨爲
河東危何也西虜雖強盛然所欲不過搶掠
財物而止無遠志而東虜城郭田廬飲食性
情與遼同所志在我土地也西虜與我界限
頗嚴尚不知內地虛實而東虜舊規講事止
在關上關吏爲之轉達自舊撫鎮玩寇以來
給銀牌數面與干骨里等任其出入且戒驛
遞毋阻阻者輒聽夷稟而加之罪以此往來
月無虛日每住廣寧輒數月如家庭然凡兵
馬之虛弱錢糧之匱乏城堡之坍塌地形之
險易與夫民窮思亂而欲投虜之狀無不周

知而習熟也西虜勢散糾合亦不易羈縻亦
不難近講賞各夷親對督臣云拱兔是學好
的又不曾進犯遼東如何殺了他守邊的達
子一百五十名可見前日所搗者止是拱兔
一家諸夷未必盡與我讐猶可設法解散而
東虜則擁兵數萬人心號令皆出於一非烏
合而輕於聚散也向雖知此酋有異志然或
冀在數年之後乃自得地以來疆土日闢愈
見跋扈今觀其所爲若此恐此舉動亦不在
遠臣何得不爲河東危臣兩月前曾與鄉紳
劉御史論邊事以爲河西旣急奴酋乘此必
來欺我我不得不奉承宰酋乘此必以秋賞
挾我我不得不聽從且奴酋向來不敢併北
關者猶恐我援而北關猶力與奴酋抗者亦
恃我能爲彼援耳今若乘此取北關則北關
無援必爲所併北關併而東西二虜合則遼
必危其與本兵書亦曾微寓此意有奴酋乘
此欺我東西俱急之說而日者遼左情勢危

急一疏又嘗惓惓焉蓋已慮及於此矣爲今
之計西虜之釁斷不可墮而深北關之援斷不可
孤東虜之計斷不可墮而深西虜之釁孤北
關之援正所以墮東虜之計斷不可誤近聞
督臣宣諭東西大虜東西大虜亦各赴薊門
講款似有機括夫薊旣得遼以息肩遼豈可
代薊而受禍亦應亟遣間使宣諭虜王子以
中國二百數十年豢養之恩約束部落令其
解散雖有拱兔一家亦無能爲而仍用好語
以慰藉之使洗其羞而平其恨則拱兔亦未
必不聽如此則西虜一散而東虜之謀可伐
也去年誘殺宰酋之謀奴酋遣人密報宰酋
得脫而又因此以間北關謂實知其謀不以
告也宰酋遂因此感奴酋恨北關近奪北關
馬百數十匹又欲會合奴酋同搶北關以雪
不告之恨近者開原道密爲宰酋曉譬宰酋
始與北關稍解今亦遣夷叩關乞款臣以歸
我掠人太少駁行該道再議若使此酋尚可

羈縻仍復北關甥舅之好以牽制東夷使不
敢發難而東西之勢不得合則東虜之謀可
伐也插漢宰酋既不與我爲難我得乘暇以
修戰守之備而又歸其奸細以諭奴酋謂爾
酋實忠順而此人妄行離間歸爾誅之以明
爾二百數十年款附之誠奴酋旣見釁無可
乘謀復先覺則其氣自沮而東虜之謀可伐
也然而自勝勝人之道實不出臣前疏所言
勅問當事圖上方略者近是若智不出此而徒敝
敝焉與西虜從事則強敵在前有折衄之痛
狡酋在後有掩襲之虞臣實不知遼之所終
矣臣嘗歎今日中外事體好博虛名而受實
禍不問情實如何但存體面及其事難卒業
又不難貶體以徇之併其虛名而有所不暇
顧今邊臣諱戰久矣忽得遼左出塞一戰正
宜藉是以揄揚武功震疊虜衆而臣又爲是
解釁息爭之說似不可以爲名然而究竟實
不出臣言所料者卽如近日覆勘疆界一節

臣思釁不可啓禍不可速已棄之地旣難以
徑與東夷爲辭又恐以亟圖恢復開隙第云
必使奴酋畏威懷德有不得不退還者而爲
是姑徐徐云爾之說至於碑文辱我中國於
體宜毀加賞原爲存地地去賞存於體宜革
此則所謂名者亦稍稍存之雖待夷狄之術
或不宜屑屑計較而所以存中國之法待中
國之人者自不得不出於此乃當事猶以未
建萬全之策而輕挑犬羊之怒爲非計其慮
禍甚近其憂患甚遠臣甚服之而亦自疑其
虛名爲不足顧也者夫虛名而果不足顧也
則無爲侈言絕漠深西虜之釁以爲東虜資
而講求所爲萬全之策斯可矣事有緩急禍
有淺深伏惟

聖明亟下該部而酌審進止焉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建夷反側愈甚邊吏安
緩可虞乞

勅當事諸臣早備嚴防以弭大患事臣惟建夷匪

茹狡焉思逞自去年數引重兵壓我靖安撫
順之間自知悖逆難容常恐我兵剿處或親
自引兵來迎或累石樹木阻塞道路或收邊
部家小入塞盡斂精壯爲兵待戰自去秋已
來報者數十輩至後又勾串西虜要將人畜
財物盡分西虜而已獨得其土地地方始入
塘報今月初二日寬奠又報據夷人佟達子
密說烏龍江一帶達子俱被我們都督撤進
裏邊大寨住牧鮮明盜甲俱發與烏龍江精
兵達子披戴無盜甲者日夜製造二十日清
河又報東夷一百餘名自本月初七日前至
本堡買賣延今一十二日不去指稱取討欠
債暗密打聽消息及差通事宜諭離邊十餘
里遙見盜甲達子數百騎隱伏山下沿途擺
撥絡繹不絕及至新築關門把口披甲達子
約五千騎執鎗欄阻不容前進稱說關西兵
馬到了不曾陳遊擊接着合營不曾而各堡
又稟但係通兵隘口俱有達子堵塞瞭望等

情由是觀之奴酋包藏禍心旣已懷不自安
之情處不得下之勢而又乘我兵屢敗於西
虜之時若是此等舉動始終止於自防則奴
爲備我我之備奴已自不得不急若是聲言
自防而一旦突出爲先發制人之計則奴爲
圖我我之圖奴如何其可更緩而以臣觀於
今日邊吏無論圖奴卽求其畫一備奴之策
作一備奴之具而亦未之見不過曰吾第示
之以羈縻鎮之以安靜自可僥倖二三年而
可以無亂夫以今中外不同心上下不齊力
倚辦不得人兵不集糗不積甲不堅噐不利
城堡不高厚長短之技不相敵西事不得收
拾之時誰能舍羈縻而言攻取舍安靜而言
生事羈縻安靜之說是也而羈縻安靜之實
非也何也夫所謂羈縻者必使奴酋畏威懷
德有不得不聽我約束之意諭退地則退地
諭去車價則去車價諭減進貢人數則減人
數內消逆萌外解警備彼此相安長爲藩夷

終其身然後謂之騶廐今嬖詞相加至不能
忍而纔得一軟語便以奴可羈縻也觀兵境
上輒倉皇無措而纔一退去又以奴可羈縻
也大官大吏見夷使响响作兒女子語通使
宣諭頭搶地送款而已何曾昭宣朝廷威德
一警其驕悍而至於安靜二字中間有許多
應作事件如凡操兵買馬儲糗蒐材繕器治
垣等項必須日夜經營時刻拮据勞勞焉從
極不得安靜中而後博得一安靜乃今之所
謂安靜則亦安靜而已矣遼東無郡邑有司
事事倚辦於將領及衛所官員此輩有何智
謀有何憂慮有何爲國報効之心有何維桑
自固之計在愚蠢者旣一籌莫施而狡黠者
又百計推卸但享見福遑恤其後以此責之
召募而不召募責之操練而不操練責之備
禦而不備禦而在事者見人情事勢之難輒
仰屋歎而付之無可奈何不得不藉安靜以
自解

陛下試問諸臣爾言羈縻奴酋真聽羈縻否爾自
安靜地方終得安靜否臣不知其何以置對
也今奴酋反側已是如此邊吏安緩尚是如
此臣爲遼危不敢不言伏乞亟

勅當事諸臣速求所以羈縻安靜之實如或不聽
羈縻終難安靜亦當從長作何區處毋徒挾
持虛說醞釀實禍以

陛下之封疆爲戲至於新增兵馬一節假使急急
召募分配操練無論東夷卽如近日西虜人

犯得此一枝與佟鶴年犄角而進何至退縮
若此殺掠若此查得寧前開原人少難募廣
寧原未議募顧各已召至一千餘人或一千
六七百人而遼陽人多地闊反止召及六百
清河未曾議增之先已將四錢餉召至四百
人卽以充數而遊擊一加雖月九錢而不爲
召一卒乃近來議論有謂且緩召募留餉別
用者有謂遼兵無用必召關西人者有謂部
覆限定三年不如不召者而頃得職方徐郎

中書又云裏邊浮議有謂錢糧已費過十五萬曾無一騎一卒中用者有謂葉主事因糜費錢糧數多服毒自殺者臣皆不知何謂似此日延月挨左搖右惑臣等何敢自執增兵爲是惟乞再

勅地方諸臣如有奇謀祕計可以退伏東虜便當各獻一策付部存案擔任利害召募之事卽徑停止如其無策亦須上緊速募以壯兵實勒定期限凡募不及數與雖及數而不中用者輕則罰調重則降黜仍

勅部科記定今日文武諸臣姓名無使離局之後建夷猖獗得以逃優游養亂之罪再照人情積玩已久振刷實難無論撫按文移視如故紙雖以

陛下留心九邊每

旨必致叮嚀責備之意然自該部一行督撫督撫一行道將道將一具遵依緣由而渾然忘者往往而是頃語各道以人情如此須乞

嚴旨督責方肯做事有對臣者云幾曾見有

嚴旨做一事來此真切中邊人膏肓之語夫至

嚴旨不以爲意而臣言又何益哉臣惟盡心盡職

焉耳矣臣無任憂懼激切待

命之至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謹敘東夷歸疆起貢大
略併陳愚見以安邊境事項接邸報見兵科
疏論東夷北虜封貢事情欲要釋建州爲外
懼仍當許貢待我明正棄地之罪然後再興

侵地之師且以東夷已就約束不可輕議大
役開禍於日後憂深慮遠實與臣見相同除
將官差人通虜挑虜事情牌行分守開原兩
道查報外惟是歸疆不果與我不許貢之故
有不可不一商確者去春塘報建酋退還張
其哈喇佃子欲要改建堡城不知者以爲當
是何等一塊大地而奴酋肯以歸我奴酋果
忠順耳而其實不然臣勘疆時曾親至其處
乃是一山峽起孤山堡迤東北而插入建地

中二十五里寬不踰數十丈窄僅十數丈形如拘項瓠有入無出兩旁皆高山峻壁深林密菁向屬建夷樵採雖云捷徑西接謙場三十里東接黟陽五十里併無立界起墩且不通援道若改堡於此地以數十里據山口斷其外援全堡皆爲寇藉我不能有也奴酋以我不能有之地愚我而我以終爲寇藉之地自愚又誇其忠順謬矣且佃子之退不自去春始也前春以來夷使牧牛等持文來送臣以爲此給我者屢不受又移書督撫細論佃子地形以爲勿受虜愚誠謂鴉鶻關與橫江土地未歸而不敢以一峽了棄地之局外欺於虜而內欺

主上此歸疆不果之說也至於進貢一節與疆事相連我以此覘奴酋順逆奴酋亦以此窺國家重輕疆貢兼完則我重舍疆完貢則我輕爲一峽所愚而欣許其貢則我又輕去年九月間開原道請貢詳至臣批云奴酋貪我賞

市之利其急急欲起貢者故自本情前番在
事者不識此機而反急之以此奴亦驕輒挾
盟豎碑全勒車價以邀我乃年來增軍買馬
壯我聲實緩視貢爲可有可無之物而奴故
益急此馭奴一大機括也據詳減人數去車
價仍依本院前諭奴心似已懼服但人數減
而廩給猶在尚屬無名車價去而車數未定
終須費說況張其哈喇佃子不過一山溝地
耳其原議西至蘇場三十里東至鬻陽五十
里皆崇山深林向屬奴夷樵採未曾取直定
界縱使界定而其地亦不可堡而守也奴知
我不能守故歸以愚我而我遂欲改堡以爲
功又自愚矣舊鴉鶻關及九墩地方皆一一
載在誌書者可曰除張其哈喇佃子外皆非
我所應得者而一槩逼求退還乎橫江一帶
爲華夷共棄之地卽云非我所應得而納糧
有年且原議新民仍種夷地量於地畝派銀
給賞蓋爲存地也地已去矣而奴酋五百兩

速酋三百兩之賞可不議裁乎大氏夷情固當順國體亦當尊事于大議未可草率除地界俟守道詳至再議外該道仍將廩給車數再一斟酌本院非不欲急得一貢以了東方事但求其妥耳此繳誠謂前次奴以我之求貢挾地立碑今次亦當以奴之求貢責還地土此起貢不許之說也夫奴酋之狡焉思逞有年矣一旦歸我佃子聽我滅夷數革車價非真出於悔罪輸誠而虞我有以制其死命也世讐言在北關腹心之讐言在所併南關灰叭諸部外援在西虜自臣撫北關以樹其敵收宰賽拱兔以伐其交激怒宰賽與北關復親以助其勢而南關灰叭諸頭目又見我召兵買馬援兵四集以爲必取皆欲謀擁故主以叛變在肘腋而不得不聽我也其心以爲佃子雖退而裏邊不能守猶吾地也夷數雖減車價雖革不過部落失利而吾之額賞全在猶吾利也吾何以不持此緩一日之師暫弭

仇釁安反側而圖再逞於異日也此奴酋之
所以能強能弱詭譎而難馭也是故三十七
年春夏以前之奴酋欺我易與動爲虛喝以
恐我秋冬以後之奴酋懼其內潰僞爲卑屈
以緩我恐我者備我猶疎而其禍猶顯而小
緩我者備我愈密而其禍愈深而大今日制
奴如制虎咆哮固噬人蹲伏亦噬人那得無
慮而乃纔得一山峽便以爲輸誠纔示一弱
狀便以爲不足慮臣恐東方之憂不在虛喝
恐我之日而在卑屈緩我之日也近年爲此
地界一事驚擾邊部蓄怨懷疑夷漢洶洶旦
夕莫保大非國家之福臣實危之且此地或
在山麓或在山腰或在山頂崇林大樹山民
不能以斧斤制先將樹皮剝去聽其枯死聚
柴焚倒使生木耳木性已盡木耳不生然後
曳開作地耕種其開懇之難有如此非如人
言可置屯而種者山民之往在取人參松子
木耳磨菇之利不在種地吳楚之戰起於採

桑與夷爭利終必惹禍况離堡近者數十里
遠者一二百里亦難照管題目自大實用自
虛封疆之臣尺地寸土義不敢不校若論朝
廷規模度量當包夏孕夷懷遠安邇似不宜
屑屑於此以長禍亂卽如科議如置此而先
許起貢亦是枚寧東方眼前急着當聽督撫
鎮道酌量完報顧臣意之所重者正不在此
年年跋扈之夷卽年年入貢之夷年年憂奴
之中國卽年年受貢之中國夷非以畏服貢
我亦非以威德來夷貢而貢之權不在我也
不惟不在我也而方且以貢徂我弛我方且
以貢貧我損我方且以貢賞交結西虜誘其
入犯以敝我方且以貢賞招合江上諸夷侵
北關以孤我方且以貢賞分給南關灰叭諸
部收其心以圖我而是貢也乃反爲寇盜資
是故善收貢權者必在我有所以制伏此酋
而使之不敢不貢然後可制伏之要如何因
其勢而利導之以奴酋之所算者還以算奴

酋北關不可疎也西虜不可挑也江上諸夷
因北關招致之而不可使其合也南關灰叭
諸夷先後來奔者示以興滅繼絕之義寵之
名銜置之近邊以號召其遺衆而不可使其
冷落也樹其仇忌而撤其藩籬離其羽翼而
潰其腹心而我又簡我蒐伍討其軍實而嚴
其警備則奴酋且左驚右盼恐恐然自顧其
肩背肘腋間皆敵國焉而敢出寨一步以圖
我而敢據寨經年阻貢以開罪於我故能使
夷不敢不貢者善收貢權者也春秋之義不
治外而治內萬全之計在用夷以攻夷臣敢
以此兩言爲制伏建酋之要伏惟

皇上留神省察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爲欽奉

聖諭修復屯田以助糧餉謹區畫大略乞

敕當事大修邊防保民護田以圖經久之策事節
該兵部與臣等爲遼乞增兵餉云云惟是屯
田一節瞻邊省餉第一要務遼雖弊壞而土

最高腴荒蕪者多委可開種地方官委宜設
法經理思尋長法不宜專靠增添爲活計況
今內地千零萬落北盡南空詢詢皇皇只欠
一反臣且不知此時腹裏靠誰何論邊鄙漢
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
國用而人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
社稷屋古今敗亾之禍未有不始於邊鄙而
終於腹裏者邊臣倘有嫠婦宗國之恤亦可
凜凜於此而圖所以爲自立計矣臣爲遼左
策食不足則兵必不得強田不懇則食必不
得足人不聚則田必不得墾屯寨不固則人
必不得聚邊防不修則屯寨必不得固臣請
先言屯田次及邊防臣嘗考實錄

高皇帝以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列衛置戍遂因
海上運饋不便令羣臣議屯田之法以圖長
久之利洪武二十四年收糧五十三萬餘石
永樂十年收糧七十一萬餘石其後災沴頻
仍數目虧減今雖正數三十二萬有奇而以

粗折細却止二十一萬餘石版圖具在而糧
數日減者何也昔之土地闢今之土地荒也
國初額軍十餘萬並無年例銀兩專靠屯糧支
給至嘉靖間誌書所載軍馬猶存七萬三百
有奇步軍二萬七千四百有奇屯軍一萬八
千六百有奇鹽鐵軍二千七百有奇而是時
解給軍餉除山東鈔布花外部發年例止一
十九萬八千有奇今則五六十萬矣兵額日
減而糧餉倍增者何也昔軍自食其力且令
折色者少而今軍坐食於官又冒雙糧者多
也況自先年改屯軍爲操軍耕作之徒率歸
舍餘屯軍盡廢而屯田益荒矣臣奉

簡命夙夜馳驅北抵黃龍東抵鴨綠南極於海西
至山海錦義一帶間關險阻雖逼近虜穴人
跡罕到之處無所不遍歷無所不相度自山
海關北至杏山三百里中間熟田已墾與岡
嶺巖薄難墾者居半可墾者居半試以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之法科之何啻萬頃錦義右

屯傍山沿海何啻數千頃廣寧東三十里舊
有羊腸河一道自西北而東南入海龍窩潮
溝其故道也自先年挑挖路堤阻其南向遂
橫溢而東入三岔河一遇山水泛漲隄內堤
外盡爲渚淀若依故道兩岸築堤中讓百丈
之濶任水緩行不與爭險度不及五十里便
可導入於海又外循大黑山起至三岔河舊
邊塞址築一墻壕如路堤然一以防虜一以
納邊外客水使歸於河則一百七十八里盡
是沃壤何啻二萬頃自三岔河東起牛莊歷
遼瀋開鐵西北順邊一帶六百餘里一望旣
脫又臣行開鐵地方如過丘墟因查屯寨存
廢數目據各冊報三萬遼海二衛舊有大小
屯寨一百四十七座今止見存一十三座鐵
嶺一百二十八座止存二十二座汎河懿路
一百三十四座止存二十九座按圖覽冊不
覺泣下通計前項地土何啻二三萬頃而遼
瀋以東鴨綠以西臣不能更僕數也惟金復

海蓋四衛地無遺利然多山坡沙磧所收較薄而拋荒者反皆腴土緣在河西者山居西而原疇居東在河東者山居東而原疇居西河界其中而虜夾處焉以此腴土盡行拋荒每問居民皆云此地種一日可收子粒八九石遼俗五畝爲一日市斗六斗抵倉斗一石是五畝地而可收十三四石也其美利可惜有如此所至憑軾但有浩歎臣按古屯田之法不同大要不出兩端有募民耕種築室具器五里連邑令其自爲戰守如鼂錯之制者有督兵耕種查給牛種收租爲餉令其且耕且戰如趙克國韓重華輩之制者今遼土曠人稀前項荒地不但軍種不盡民種亦不盡也二法並行宜無不可遼兵徒取充數縱使孫吳爲師韓白爲將極力選練人馬強壯騎射慣熟者千人而得五六百人亦足矣其餘老弱蠢怯之輩天生性定勢不能強削則銷兵留則靡費曷若驅令屯田使彼無用亦爲

有用遼兵八萬若簡此輩十分之三隨便屯種可得二萬四千名每名一分五十畝可種一萬二千頃畝取子粒倉斗一石可收一百二十萬石折細六十萬石除給本軍應得月糧外可餘三十一萬餘石查得見種屯地一分者納穀八石豆四石大草小草及雜項銀兩約二兩四五錢始得完訖科亦重矣若種此田每畝收二石者今只止收一石而一石之中又有五斗係自給之數是四分中而取其一分軍無不趨事也遼東將官養廉甚少若照隆慶二年例墾田十頃者內給將官五十畝爲養廉之資如一將官領兵二千者內撥六百人屯種計屯三百頃該得養廉田一千五百畝收穀一千五百石豈不足用以免剝削又照嘉靖八年例墾田百頃以上者撫按獎勵三百頃以上者奏

請擢用不及者叅罰則前有養廉陞擢之利後有叅論戒飭之害將官無不趨事也此軍屯之

大略也其餘不盡田土多方招人承佃聽其各擇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量寬二年以爲牛具子種之費俟三年成熟照見行科糧事例一體徵納而又酌量道里遠近地形險易爲之分置堡寨以居之併小屯爲大屯使零星散處者皆得聚處一城城內設置器械火藥等項城外深壕三道壕堦多種榆茨糾結纏護止留一門出入一遇傳烽在田者各歛物畜歸堡各執火器弓箭以待之丈餘門徑雖有數千騎安所馳騁今開原西北二三孤屯全賴此法雖委身虜口虜不敢近其門而過焉此其効也沿邊二三十里而輒置一座參差布列聲勢相倚守望相助居則習於射打出則敢於堵禦而又下賞功之令殺虜級一顆者照軍例賞銀五十兩願陞者聽將官毋得強奪以冒功而又下禁抽家丁之令屯間有猛勇善騎射者聽其堡自守總兵官毋得抽墮害